

論智能障礙者易讀 (Easy Read) 的本質與反思

呂孟鴻、張文彬

壹、易讀的概念

易讀概念起源於英國，用於改編書面資訊，重新為智能障礙者製作的資訊，其形式通常使用簡短的語句、無專業用語或透過視覺圖像來說明原來的文本。（Hurtado et al., 2014）其目的是利用易於閱讀的文本，提供智能障礙者賦權的機會與獨立於社會生活的可能性。

（Sutherland & Isherwood, 2016）再者，如何思考易讀文本於國家政策、法律、研究或現實社會中實踐？皆可看到與易讀相關聯的國家重要施政（Turnpenny et al., 2018）。

易讀資訊以不同的名稱運用於全世界，諸如澳大利亞稱「簡易英語」（Easy English）、德國稱「通俗易懂的語言」（Leichte Sprache）與芬蘭稱“Selko Kielen”。以英國為例，易讀資訊已運用普遍，成為智能障礙者服務的標準配備。

同時，易讀也展現智能障礙者作為公民身分所具備政治和意識形態價值（Chinn, 2020, pp. 232-233）。如英國的「社區學習障礙小組」（Community Learning Disability Teams，以下稱CLDT）計畫，由醫師、護理師、職能治療師、語言治療師、心理師、物理治療師等，各類醫療專業人員組成專業團隊，透過適合學習障礙者的專業醫療輔助與支持服務，以陪伴智能障礙者與其照顧者，支援專業健康。CLDT的專業人員在學習障礙者進入機構或社區前，為瞭解學習障礙者的需求，以易讀的文件詳細說明重要資訊及權益，所有的溝通都是在易讀的情境下，提供學習障礙的專業健康服務。該健康服務自2008年引入作為初級醫療保健服務的「合理調整」，符合英國平等立法的要求。CLDT專業人員認為可能會使用不同的交流方式，並以更廣泛的經驗的策略與初級保健機構比較。同時，員工為了有效溝通，

經常使用「易讀健康資訊」(Easy Read health information) 以下稱ERHI (Heslop, 2013, p. 64)。

易讀已成為一種世界性的社會現象，該詞之同義詞普遍使用於世界各地，從歷史和政策背景可見，易讀是一種無障礙資訊的呈現技術。於1970年代和1980年代，隨著身心障礙照顧機構的轉型，展現對智能障礙者的包容與注重其人權。2008年《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以下稱身權公約)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強調以無障礙格式獲取資訊為人權展現的重要性。英國於2010年通過《平等法》(*Equality Act*)，該法被視為促進可及性的里程碑，該立法通過確定了服務提供者進行「合理調整」的必要性，經由改變身心障礙者的法律條款以消除其進入社會的障礙。英國國民保健署(National Health Service，簡稱NHS) 要求健康和社會保健資訊須符合「無障礙資訊標準」(*Accessible Information Standard*)，於2016年起，所有提供NHS護理或公共資助的成人社會照顧的組織皆須遵守無障礙資訊標準。因此，易讀易懂圍繞著獲取知識與賦權的政策和立法，以及語言方面的進步並創造了對ERHI的需求。將易讀制度化納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滿足少數團體的特殊需求，提供友好、尊重和易於理解等價值觀的健康資訊將受到每個人的重視；此外更須減少易讀

所衍生的負面風險和受損或被污名化的社會地位 (Chinn, 2019)。

易讀對智能障礙者的成效如何？有研究認為，易讀並非具備一定的形式。就一般閱讀而言，特別是文本理解模式已被認定造成智能障礙學生的挑戰，易讀通常無法達到同齡教育的水平，為提高智能障礙學生閱讀理解能力，教育者使用「易於閱讀」或簡化文本作為策略；然而，設計或選擇「易於閱讀」的文本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儘管實證研究發現易讀頗具功能。然，亦有實證研究持反對意見，認為易讀運用在改編網站和非改編網站指稱運用不同語言元素（例如單詞的長度和句子，詞的頻率和抽象性，時態句子等），而難以區分哪些元素或元素集合能有效促進閱讀理解 (Fajardo et al., 2014)。有疑問之處在於，為智能障礙者設計的易讀成效如何？儘管人們普遍致力於設計與傳播易讀的資訊，其在明顯促進理解方面是否有限，值得反思。其究竟是否挑戰了「語言的構成」而可能為斷章取義，且形成脫離語境的個人認知技能，而降低了對事實描述的精確性。抑或，為智能障礙者設計的易讀版本對主流社會的影響為何？值得探討 (Chinn, 2020, pp. 232-233)。

「易讀」有標準嗎？歐盟組織 Inclusion Europe (2010) 所編製的 *Information for All* 定義「歐洲易讀標準」(原文為 *Information for all European*

standards for making information easy to read and understand，本文稱《歐洲易讀標準》）。此標準是規則列表，以幫助人們以同樣或正確的方式，使資訊便於易於閱讀和理解，這些標準旨在幫助人們使其易於閱讀和理解。《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9條規定，身心障礙者必須接受可及性的訊息。若智能障礙者沒有獲得可理解的資訊，將被排除於主流社會之外。因此，製作好的資訊意味著使其易於閱讀和理解。“Information for all”指易讀有四種不同的格式：第一，書寫性資訊：如傳單、小冊子和報告等。第二，電子性資訊：電子設備產生的書面訊息，例如手機或網路資訊。第三，語音性資訊，如音頻訊息或CD或收音機上獲得訊息。第四，影音性資訊如YouTube、電視影片。

以易讀文本中對於「文字」的標準舉例如下：（一）使用人們熟知的通俗易懂的詞句；（二）避免使用隱喻文字，如：「大雨滂沱」；（三）避免文字縮寫，盡可能完整呈現，例如「EU」，代表「歐盟」；（四）避免難理解的數字與符號，如百分比或大額數字（1,758,625）則很難理解，可使用「很少」和「很多」替代艱澀的形容詞（Inclusion Europe, 2010, pp. 5-10）。

貳、智能障礙者易讀的本質

一、易讀是社會互動的賦權條件

有研究使用焦點團體訪談作為研究工具，對智能障礙者日間中心的服務對象和員工探討使用易讀的成效，發現一，在員工與服務對象間互動之微系統，觀察彼此的互動，即使在員工積極尋求讓服務對象發表意見，但依然受到限制，但員工依然可回答服務對象提出的問題。發現二，服務對象、員工和家長三方之間的系統中，家長雖未直接參與研究或參與日間中心舉行的活動，卻間接突顯出智能障礙者在生活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分析家長決定的動機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包括某些活動的時間安排、家庭支付活動的能力和其他實際情況。發現三，家長對智能障礙者的生活施加控制，例如：父母因缺錢而拒絕讓他們的小孩付費參加活動，可能是缺乏管理家庭預算的技能或活動費用的支出不合理，或者因為家庭沒有多餘的現金支付休閒活動費用。由此可見，社會文化因素對於決定是很重要的，現在年邁的父母出生於將身心障礙者視為負擔的時代，社會結構及文化因素對智能障礙者產生負面影響人們的生活。這種過度保護，部分原因是對其收入不足而無法獨立生活的支持服務，使智能障礙者能夠做出決定並採取行動。這些因素的複合效應是智能障礙者被視為需要照顧，依然是家庭照顧的主

要責任。若易讀是要減少服務對象的負面價值，如此，社會互動因素則是社會團體所關注智能障礙者的重要部分 (Callus, 2020)。

二、符合智能障礙者各階段的社會需求

易讀的資訊編輯指南訂出編輯易讀文本的原則，例如，避免被動語詞、專業話語或複雜的字詞，並使用較大的字體與較短的段落，透過印刷或排版方式提高閱讀者的理解，並結合使用符號、圖片和圖像來支持使用者理解，並表明照片或複雜的圖像可能會混淆閱讀者，並非提高理解力。儘管在易讀的概念中缺乏確定的證據，但在英國的易讀方法被廣泛應用，被視為一種提高資訊可接受性，特別是對於智能障礙者，以測量主觀生活質量的方式。然而，這一方法也面臨方法論和概念上的一些挑戰，需要繼續進行研究和評估。一般來說，智能障礙程度越重，複雜溝通的挑戰性越大。例如，基於符號或符號交換，成人智能障礙者因識字困難或不瞭解符號意義，無法清楚掌握患病原因或機率；但越來越多人發現，部分智能障礙者仍是能夠提供有效和正確的主觀經歷，可見，影響理解與否不見得與智能直接因果相關，而可能因為缺乏機會、經驗、適應、認知或交流挑戰而影響所致。因此，若要真正理解智能障礙理解與否，需在基於結果的社會關懷研究的背景下，更廣

泛的包容與支持蒐集其主觀生活質量數據，方能幫助於理解其需求 (Rand et al., 2020)。

易讀也被作為瞭解障礙者社會需求的研究方法，如用於瞭解對有認知障礙的人的需求為何？以確保其年老時能理解健康和照顧。智能障礙者老化議題已是長年討論及研究的議題，隨著人口老齡化和管理的政策不斷變化，現趨勢對於老化採取「在地老化」照顧方式，而不是在機構照顧，而在智能障礙老化的過程中，如何了解其老化需求，或是智能障礙者本身對於老化的識別，易讀提供智能障礙者生命週期的意見表達（如：同意書和問卷），使參與者能夠以預期的方式理解內容，並將背景和當前情況及各階段的社會需求利用易讀聯繫起來。易讀也強調有意義的圖像，圖像更有可能提供智能障礙者理解。（Phillipson et al., 2019）。

三、選擇與個人控制

在英國，政府強烈要求為智能障礙者提供更多選擇和可控制的生活。衛生及社會關懷部（以下稱衛生部）於2001年發表了《重視人》（*Valuing People*），這是一份被廣泛引用的宣言，以探討學習障礙的新策略。這已被載入2005年正式公布的國家意思能力法案（*The Nation's Mental Capacity Act*），以及關於選擇和控制已為地區衛生當局響應社會提供個別化的服

務，例如，教養院、自立生活。「選擇」和「個人控制」現在官方宣言上無所不在。然而，「選擇」作為一個概念，在相關的政策文件中沒有被定義，「選擇」一詞可看出，粗略的輪廓顯示沒有細節。智能障礙者與有學習障礙或高支持需求的人，由於上述的官方宣言文件，強調充滿強烈的選擇和個人控制權益下，以至於沒有人會懷疑提供權益的機構是否有智能障礙者的人權受到剝奪的情形。易讀顯然是一個善意的政策決定，因此，官方機構認可為應該讓智能障礙者在領導更全面於工作中擁有發言權和更自由的生活。因為智能障礙者是最在社會中易受傷害和被社會排斥族群，智能障礙者內心希望自己居住的地方、從事的工作有真正的發言權應該做什麼，誰來照顧他們，便可透過易讀來實現（Antaki et al., 2009）。

四、易讀是語言能力、詞彙知識與生活經驗的互動

智能障礙者在面臨閱讀挑戰時，理解易讀的文本自然地透過各種途徑來聚集盡可能多的資訊，以更好地理解個人面對的內容。這個過程受到個人執行功能、知識水平以及對使用的圖片或符號系統的興趣和動機的影響。研究已證實單詞識別和詞彙理解的水平可以強化智障人士的閱讀理解能力，因此詞彙知識的不足並不令人驚訝。這項研究顯示詞彙知識是一個重要

的變數，對整體理解有著最大的影響。在應用語言能力閱讀的過程中，還牽涉到其他一系列認知技能，如語音和工作記憶、回憶、視覺空間意識以及在閱讀過程中不斷更新的能力。已有研究表明，一些患有智能障礙的人能夠成功地整合這些技能，從而克服閱讀的挑戰。這些外在影響的複雜處理通常會在特定時刻內使技能實時暫停，無論是在達到認知超載時還是在個人相關意義確立時。然而，「易讀」作品的表現形式存在一定的危險，即讀者在建立準確的相關含義之前可能已經達到認知超載或錯誤理解。

易讀在相關研究中涵蓋了一個推理示例，主要是針對「現實生活」而非針對「個別事件」。語言複雜性和標準化作為提高理解的干預措施，可能有助於塑造對易讀任務的反應，但這兩者對參與者的理解結果並沒有顯著影響。調整語言複雜性對參與者的表現有影響。詞彙重複簡化的過程可能在表面層面上強化了概念，但似乎對更深層次的理解沒有影響。英國2012年衛生部易讀指南中，單詞語短語的增加並不是被認為有助於更好地理解易讀作品。該指南結合了強化關鍵詞，並通過指向相應圖像的方式，提供旨在使推論明確的解釋和手勢的使用在適當情況下。此外，通過舉例說明資訊如何在想像的情況下推斷，不一定觸發讀者自己生活相關的情境模型。發展積極的角色扮演，通過戲

劇、棋盤遊戲或促進現實生活體驗，例如訪問、討論和敘事，同時使用易讀的文本，可以鼓勵讀者更容易、更有效地組裝情境模型。這引起對易讀文檔在這些互動中的角色以及生產者期望智能障礙者扮演的角色的問題。同樣，儘管謹慎選擇了當前和通用的主題，未對各組進行比較在干預前接觸到這些資訊。不同的個人經歷可能會影響結果，透過操縱中介和語言簡化進行干預對參與者理解易讀的能力沒有影響。更深層次理解此類文檔的關鍵是確保讀者有一種方法從呈現的資訊中構建出相關的含義。此取決於調整或有調解程序以考慮使文本推論明確，讀者的語言能力、詞彙知識和生活經驗的個人水平，擴展和闡述意義，教授新詞彙和將文本內容與讀者的生活體驗聯繫起來。這有助於更好地理解健康資訊所涉及的內在和外因素之間複雜的相互作用 (Buell et al., 2000)。

參、智能障礙者易讀的反思

一、對抗降低語言複雜性的潛在負面影響

語言複雜性是無障礙網站中經常被低估的一個因素。早期對無障礙網站的研究與開發主要著眼於可感知性和可操作性。無障礙網站內容指南2.0在相當廣泛的意義上解決了語言複雜性問題：無障礙網站要求解釋不常見的單詞與縮寫，並且整體

閱讀難度不應超過初中程度。為了避免降低語言複雜性，提出了「通俗語言」和「易讀語言」的概念。這兩種方法在形式和目標受眾方面存在差異。簡明語言的根源在於改善政府資訊的努力，其主要關注於清晰準確的寫作。無障礙網站以服務對象的目標為中心，避免冗長的描述，使內容容易於瀏覽和理解，避免複雜的句子和行話。簡明語言的寫作並沒有明確定義的目標，因為其目的是讓盡可能廣泛的讀者都能夠理解。相較之下，易讀語言是專門設計為滿足智能障礙者的認知需求。然而，易於閱讀的語言同樣也有利於潛在的更多受眾，例如語言技能低下或聽覺障礙的人。易讀語言的特點在於每行呈現一個句子，將文本表示轉換為列表形式。然而，雖然非智能障礙者似乎也受益於更好的文本理解，但其更傾向於傳統語言的使用。此外，減少重新造訪網站的結果也降低了易讀應用的設計。其原因在於：第一，非智能障礙者是大多數網站主要服務對象，從業者可能未充分考慮智能障礙者的需求，因此對智能障礙者的建議可能不夠有利。第二，易讀雖然在文本方面可能沒有負面影響，或者甚至降低了美學感知，但對於文本理解並沒有顯著的好處。網頁上適度的幫助附加文本的評級所提供的資訊可能對非智能障礙者並不合適，或者寫作風格不吸引大多數使用者。這兩個因素皆可能減少了積極使用易讀文本的動機。正

如較長的閱讀時間所隱含的，一次呈現過多文本可能降低所提供的效用。與普通語言相比，易讀語言相對於非智能障礙者具有更多優勢。主觀理解及語言質量的積極影響顯示，易讀語言被視為更容易理解並更適合滿足客戶的需求。雖然這種效果僅為主觀的呈現，並未將文本理解分數轉化為更高的分數，但由於對自我效能感的積極認知，這可能有助於改善整體使用者體驗。易讀語言的實施不太可能產生意外的副作用。雖然對智能障礙者提供了積極的保留機會，但不太可能對其他客戶產生負面影響。進一步的工作應該調查最佳實施建議的方法，並致力於將積極影響廣泛的觀眾（Vollenwyder et al., 2018）。

二、易讀須考慮非智能障礙者的影響

易讀語言相較於傳統語言確實提高了識別，但也增加了閱讀時間，減少了對文本的喜愛，並降低了重新造訪網站的意願。在無障礙網站的設計中，智能障礙者的人機交互成為一個日益重要的問題。在很多情況下，視覺、運動、聽覺或認知等身心障礙者在使用網站時會遇到障礙，因為網站的設計並未考慮到身心障礙者的需求。這是令人擔憂的，因為相當大比例的人口存在某種損害。在一個嚴重依賴網絡技術的社會中，對基於網絡資訊的訪問受限可能會導致重大劣勢。這可能包括教育或勞動力市場的機會減少，而反過

來又可能造成成本，因為相關人員的獨立性較低，必須得到社會的經濟支持。因此，使用「無障礙網站」的方法旨在減少身心障礙者在網站上的障礙。例如，在字體和背景之間保持最小對比度，以考慮有視覺障礙的用戶；為音頻內容提供字幕，以考慮聾人；或使用易於閱讀的語言，這可能為有認知、聽力或視力障礙的對象提供支持。儘管網絡可及性很重要，但研究表明，至少95%的網站未遵循有關無障礙網站設計的建議。在實踐中實施率低的一個重要原因可能是從業者擔心使網站訪問的負面後果。這種負面信念在從業者中非常普遍，例如使網站變得乏味、無趣，或在美學上缺乏吸引力。顯然，對於大多數使用者都是非身心障礙者的從業者來說，任何可能影響非身心障礙者使用體驗的無障礙網站設計的副作用都非常重要。儘管這是一個眾所周知的問題，但很少有研究開始調查無障礙網站設計對非身心障礙者的潛在影響。對於簡化語言的影響了解有限，而這可能是最重要的無障礙特徵之一。總體而言，語言複雜性在視覺、聽覺和認知障礙等不同類型障礙對象的無障礙網站設計中產生關鍵作用，而簡化文本則是解決此問題的適當干預措施。這一發現強調了語言複雜性作為無障礙標準相關性的重要性。雖然很少有語言複雜性作為無障礙網站標準的研究，但有一些從業者指南中提出了降低語言複雜性的建議，即文

本的閱讀能力不應超過初中水平。此外，提供對習語或行話的解釋，並應解釋縮寫的含義。還有更具體的指導方針，例如歐洲易讀標準，建議不要使用難懂的詞，避免使用代詞並使用短句。然而，出於經濟原因，增加使用者重新造訪網站的意願是一個重要目標。此外，減少文本喜好可能對網站的廣告效果產生不利影響。對於感知可用性、感知美學和情感變量，語言複雜性並未產生影響。可以想像，當上下文更加重要或與收入或使用者感興趣的意圖有關時，人們可能更喜歡易讀的文本。對非智能障礙者而言，易讀的影響是有益的（而非有害的），但因其涉及商業利益與潛在缺點之間的權衡，對非智能障礙者的實施更加困難（Schmutz et al., 2019）。

三、易讀是公共資源或個性化資源

易讀的爭議在於，向非智能障礙者提供「無障礙資訊」容易被描述為對某些「邪惡」的回應，持續存在並抗拒解決，與平等獲得健康和福祉有關。有人質疑是否可以將無障礙資訊引入作為意識形態承諾的象徵，更具包容性，而不僅僅是提高知識的實際手段。其他人強調了將無障礙資訊傳遞給有知識的人，卻缺乏適當支持或關注的智能障礙者個人溝通需求的可能性。因此，廣泛的觀點和方法來探索無障礙資訊的價值，「易讀」的資訊對智能障礙者提出了挑戰。缺乏普遍接受的單

一概念化，此意味著在當代政策文件中通常不夠清晰。例如，「易讀」是一個在英國描述專門為智能障礙者設計的資訊的術語，智能障礙者被視為一個有特殊閱讀需求的群體。「易讀」（easy to read）已經取代其他術語，如更簡單的資訊（easier information），在許多修改過的公共文件中得到應用。此外，智能障礙者工作人員和主流衛生人員即將共同致力於資源生產。在某些方面，缺乏對易讀的正面評價確實迴避了機會進一步討論問題，引起更加批判性的反應。另外，智障在設計無障礙設施方面發揮了同等作用，並且可以控制資源的時間和方式，此強調了資源的使用。由於智能障礙者與其他人，如照顧者及帶薪員工之間存在權力不平衡，這特別是在促進自由和公正的決策方面。這些研究的參與者中有很多對使書面資訊更易於獲取表示贊賞。然而，無障礙資訊的局限性在於模稜兩可的視覺圖像和過多的措辭，這對即使是「有能力的讀者」來說亦難以閱讀。如何簡化視覺圖像或書面資訊，使其更清晰而不是更模糊，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在這些質性研究中，觀察了智能障礙者在相對自然環境中使用改編的資訊資源，或解決現實生活中的問題。在無障礙資源的設計方面，設計者面臨著一個兩難的問題，即是否將潛在的文本消費者視為一個群體，無論是否被視為溝通不足或是社會的障礙。很多易讀資訊或公

共資訊被定義為大規模使用而被不同的民眾接受。從文學的角度來看，源於自我倡導和身心障礙者研究獎學金，智能障礙者被視為「經驗豐富的專家」，尤其是在關於無障礙資訊的方面，智能障礙者的經驗被視為權威的理由。溝通方式的替代概念化來自後現代主義者和社會建構主義的觀點，認為語言本身是社會現象和身分的組成部分。從文化和歷史的角度來看，人們應該如何做的具體期望行為是經過語言上的選擇和協調，傳遞不同意義模式的元素包括文字、圖片和手勢（Chinn & Homeyard, 2017）。

四、易讀是必要且須經過人際互動的過程

諾拉·弗萊研究中心（Norah Fry Research Centre）一直在提供易於閱讀的研究版本，其中的工作由朗特里基金會（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資助，研究人員包括朱利安·古德溫（Julian Goodwin）和露絲·湯斯利（Ruth Townsley）。前述的研究主體稱為「簡明事實」（Plain Facts）。該研究中心一直使用不同的媒體形式，包括音頻，也開始使用視頻，作為向具有學習障礙的人提供訊息的一種方式。研究的目標是展示「簡易資訊」的工作，並反思其影響，同時將其放置在更廣泛的資訊獲取和質疑無障礙資訊的影響的背景下。對於學習（智能）

障礙者，研究過程反映出，傳播「簡易資訊」不僅依賴於清晰的傳達，更重要的原因是學習智能障礙者參與了「簡易事實」的創作，這成為身分和被現在稱為「生活經驗」的一部分。由於這種參與，他們已經能夠為無障礙資訊的制作奠定基礎。選擇使用新詞語「專門術語」是否能被理解，這取決於個人的學習障礙特點。然而，「學習障礙」一詞涵蓋了非常廣泛的個人，長期以來被認為是一個讓他人難以理解的「無障礙資訊」的個體（Goodwin et al., 2015; Oldreive & Waight, 2013）。

本文主張無障礙的資訊應該被視為一種個性化的過程，每個結果或目標都應與相應的人有關。此論點與簡單資訊視為將資訊翻譯成易讀格式的簡單任務相反。這種觀點認為，期望所有人都能理解資訊是不現實的，因此應該專注於與個體的需求和目標相關的資訊。然而，這種論點也受到一些批評，認為易讀的資訊可能偏向於更有能力的智能障礙者，而忽略了那些無法有效自我倡導的人。總體而言，易讀意味著提供有實際細節的研究，這對有學習能力的人可能很有用。這種方法的主要特點是將「具體」資訊的減少視為一種簡化，並且經常刪除模糊或模稜兩可的思想。然而，並非所有的研究都支持這種方法，且在翻譯過程中有時會丟失一些微妙之處。易讀的發展不僅受到自我倡導團體的影響，還受到政府組織的推動。自2001

年以來，英國衛生部一直在提供所有主要政策的易讀格式，這種做法現在被視為相當標準。易讀的本質在於幫助智能障礙者能夠在生活中做出理性、自主的選擇。依據2005年英國《意思能力法案》（*Mental Capacity Act*），決策應該支持可能有能力做出決定的人，並在缺乏能力的情況下將其最佳利益納入考慮。易讀的概念不僅僅是指讓資訊易於閱讀，更包括與智能障礙者和他們的支持者之間的對話。這種對話涉及到人際關係和相互依存，尤其是在口頭交流的情境下，以賦予權力、說服或最終否決有智能障礙的人的選擇。然而，隨著技術的發展，易讀格式必須跟上潮流，將影片作為向智能障礙者傳遞資訊的新方式。使用電影和影片可以更好地吸引人們，特別是心智障礙者喜歡在家中使用個人或筆記型電腦。此整合技術的方法有助於確保易讀的資訊能夠更廣泛地傳播給智能障礙者，提供更多選擇與更自主的生活。

肆、臺灣實踐易讀服務所涉及的社會條件與議題

我國易讀推動始於2014年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將《歐洲易讀標準》轉譯成中文版，2015年投入協助臺灣歷史博物館進行展場資訊易讀化工作，編製易讀導覽手冊。2017年協助衛生福利部編

撰完成全球第一本身心障礙權利公約繁體中文易讀版本（林惠芳等人，2018）。隨著政府對易讀的重視，製作易讀的議題也更多元，在權益、教育、政治參與、福利服務、防災、文化觀光等皆有易讀版本的製作，如高雄市政府2023年製作的《畢業了，我可以去的地方——高雄市身心障礙者需求評估指引手冊易讀版》，關注心智障礙者個人意見的表達，獲得更貼近服務。中央選舉委員會於2022年，因應選舉投票製作《113年第16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1屆立法委員選舉易讀版投票指南手冊》及溝通圖卡，提升投票場域無障礙服務措施。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2022年編制《台灣易讀參考指南：讓資訊易讀易懂》，接軌國際，為官方易讀版本的指引，供單位參考運用。綜上顯見易讀服務所涉及的議題多元，且為政府及國家單位與民間組織重視（郭惠瑜，2022；另可見衛生福利部CRPD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網站「易讀專區介紹」，https://crpd.sfaa.gov.tw/BulletinCtrl?func=getBulletinList&p=e_1&page=1&rows=15&c=K&t=5）。

易讀訊息對智能障礙者是有助益的，促進學習新事物，藉此參與社會，瞭解自我權利，參與其中並可以自己選擇。參與易讀過程中，也因有智能障礙者的參與充分展現參與之權力，而非以能力予以判斷，透過障礙者本身的詮釋，達到賦權的實踐，也是參與社會的必要條件（呂孟

鴻，2022；林惠芳等人，2018）。

易讀的實踐仍然存在相當多的挑戰，在障礙意識面，易讀應被社會視為普遍性的共同需求，及自主決定的必要存在，如同多國語言存在的必要，且避免認定為特殊少數族群的需要，而帶有幫助或慈善想法以協助的立場，落入障礙歧視。在編製面，勿將易讀與懶人包或者繪本劃上等號，其製作動機及編製過程的意涵皆不同。易讀製作與編輯需要一定成本的投入，包含時間、人力與財力。故組成專案團隊，經過編輯、製作及障礙者參與品管、美工等過程，且須遵循編輯指南的規範，方符合易讀標準。另投入的成本龐大，對於製作單位而言，成本效益無非是一種挑戰，且國家與民間單位就相同議題或服務製作雷同的易讀文本是否有資源重疊的可能，值得未來進一步探討（呂孟鴻，2022；郭惠瑜，2018）。

伍、結論

易讀是使用短句、無專業用語或視覺支持的文本，其目的是提供智能障礙者理解社會，藉以達到自我決定的工具。易讀為世界性的社會現象，先進國家以修改身心障礙法律的方式，消除智能障礙者進入社會的障礙。因此，社會環境如何合理調整成適合智能障礙者便於理解的圖文，仍需智能障礙者參與易讀的製作過程。

易讀的本質：第一，易讀是社會互動的賦權條件：智能障礙者在生活中受制於社會互動。若不考慮造成這些限制的因素，易於閱讀的資訊本身無法發揮其潛力賦權。第二，符合智能障礙者各階段的社會需求：易讀在英國被廣泛使用，智能障礙者經由易讀產生社會認同，包括角色、關係和責任、價值觀、自我概念、目標和願望且已知會在整個生命階段發生變化。第三，選擇與個人控制：智能障礙者交流選擇與有學習障礙和高支持需求的「選擇」作為一個概念，在這些或類似的政策文件中沒有定義。智能障礙者的「選擇」感如此強烈，以至於沒有人懷疑所涉及的機構剝奪了智能障礙者的自主性。第四，易讀是語言能力、詞彙知識與生活經驗的互動：易讀的設計是為了保持表面有效性，包括彩色圖像和文本、增加的空白、項目符號和更大的字體。不同的個人經歷可能會影響結果。智能障礙者的語言能力、詞彙知識和生活經驗的個人水平，擴展和闡述意義，新詞彙和將文本內容與讀者的生活體驗聯繫起來。

其反思：第一，簡明語言的根源在於改善政府資訊的努力並專注於清晰準確的寫作，以智能障礙者為目標，使內容易於瀏覽和理解，複雜的句子和行話。因為簡明語言的寫作旨在讓盡可能廣泛的讀者能夠理解。相比之下，易讀語言是專門設計的以滿足認知和學習障礙人士的需求。

第二，非智能障礙者存在相當大的比例人口，易讀的實施率低的一個重要原因可能是從業者擔心使網站的負面後果，從而降低了重新訪問網站的意願，使網站會導致非身心障礙者的設計枯燥、乏味或在美學上沒有吸引力。第三，無障礙資源的設計者面臨著兩難在於，將其文本的潛在消費者視為一個群體。因為很多易讀資訊或公共資訊定義為大規模分發成為公共資源而非智能障礙者。第四，易於閱讀的文本是必要的，但還不足以確理解。易讀的當務之急需要更多地了解如何進行口頭交流與有學習障礙的人在一起，以便使智能障礙者理解資訊，例如使用視頻的方式使有學習障礙的人獲取資訊。第五，易讀在臺灣障礙意識上已被普遍認同為需求，但實踐上仍面臨障礙意識、編輯資源與成本條件的挑戰。

易讀是有趣且最具挑戰性的項目，且可以支持智能障礙者參與投票、使用交通工具，利用資訊及通信等。但最有成就感的是，是讓有學習障礙的人理解並參與到易於閱讀的資訊中，並就此發表自己的看法。若沒有易讀，心智障礙者無法參與其中。

（本文作者：呂孟鴻為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無障礙之家課員；張文彬為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無障礙之家課員）

關鍵詞：易讀、智能障礙者、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易讀健康資訊、無障礙資訊標準

參考文獻

- 呂孟鴻（2022）。《心智障礙住宿機構易讀執行計畫歷程研究》（碩士論文，高雄醫學大學）。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https://hdl.handle.net/11296/9tm9gh>
- 林惠芳、翁亞寧、高雅郁（2018）。〈易讀運動——心智障礙者邁向自立生活的第一步〉。《社區發展季刊》，164，78-84。
- 郭惠瑜（2018年11月21日）。〈資訊爆炸時代，誰被遺忘？「易讀服務」與智能障礙者的政治參與〉。鳴人堂。<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11279/3493525?fbclid=IwAR1jnJJzg0sa1VpyvZQgmDWjtdP-E5YBRzg-5Nx3WO1sTcPTA9WvqzJbgUQ>
- 郭惠瑜（2022）。〈「沒有我的參與，不要為我做決定」——心智能障礙者參與易讀服務之意

涵與對社工角色之挑戰》。《社區發展季刊》，178，57-71。

- Antaki, C., Finlay, W. M. L., & Walton, C. (2009). Choices for people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official discourse and everyday practice. *Journal of Policy and Practice in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6(4), 260-264. <https://doi.org/10.1111/j.1741-1130.2009.00230.x>
- Buell, S., Langdon, P. E., Pounds, G., & Bunning, K. (2020). An open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of the effects of linguistic simplification and mediation on the comprehension of “easy read” text by people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Journal of Applied Research in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33(2), 219-231. <https://doi.org/10.1111/jar.12666>
- Callus, A.-M., & Dorianne, C. (2020). Ensuring meaningful access to easy-to-read information: A case study. *British Journal of Learning Disabilities*, 48(2), 124-130. <https://doi.org/10.1111/bld.12306>
- Chinn, D. (2019). Talking to producers of Easy Read health information for people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Production practices, textual features, and imagined audiences.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 Developmental Disability*, 44(4), 410-420. <https://doi.org/10.3109/13668250.2019.1577640>
- Chinn, D. (2020).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the use of Easy Read health information in health consultations involving patient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Journal of Applied Research in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33(2), 232-247. <https://doi.org/10.1111/jar.12657>
- Chinn, D., & Homeyard, C. (2017). Easy read and accessible information for people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Is it worth it? A meta-narrative literature review. *Health Expectation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Health Care and Health Policy*, 20(6), 1189-1200. <https://doi.org/10.1111/hex.12520>
- Fajardo, I., Ávila, V., Ferrer, A., Tavares, G., Gómez, M., & Hernández, A. (2014). Easy-to-read texts for student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Linguistic factors affecting comprehension. *Journal of Applied Research in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27(3), 212-225. <https://doi.org/10.1111/jar.12065>
- Goodwin, J., Mason, V., Williams, V., & Townsley, R. (2015). Easy Information about research: Getting the message out to people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British Journal of Learning Disabilities*, 43(2), 93-99. <https://doi.org/10.1111/bld.12128>
- Heslop, P., Blair, P., Fleming, P., Hoghton, M., Marriott, A., & Russ, L. (2013). *Confidential inquiry into premature deaths of people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CIPOLD): Final report*. Norah Fry Research Centre. <https://www.bristol.ac.uk/media-library/sites/cipold/migrated/documents/fullfinalreport.pdf>
- Hurtado, B., Jones, L., & Burniston, F. (2014). Is easy read information really easier to read?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Research*, 58(9), 822-829. <https://doi.org/10.1111/jir.12097>
- Oldreive, W., & Waight, M. (2013). Enabling access to information by people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Tizard Learning Disability Review*, 18(1), 5-15. <https://doi.org/10.1108/13595471311295950>

- Phillipson, L., Smith, L., Caiels, J., Towers, A.-M., & Jenkins, S. (2019). A cohesive research approach to assess care-related quality of life: Lessons learned from adapting an Easy Read survey with older service users with cognitive impair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Methods*, 18. <https://doi.org/10.1177/1609406919854961>
- Rand, S., Towers, A.-M., Razik, K., Turnpenny, A., Bradshaw, J., Caiels, J., & Smith, N. (2020). Feasibility, factor structure and construct validity of the easy-read Adult Social Care Outcomes Toolkit (ASCOT-ER).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and Developmental Disability*, 45(2), 119-132. <https://doi.org/10.3109/13668250.2019.1592126>
- Schmutz, S., Sonderegger, A., & Sauer, J. (2019). Easy-to-read language in disability-friendly web sites: Effects on nondisabled users. *Applied Ergonomics*, 74, 97-106. <https://doi.org/10.1016/j.apergo.2018.08.013>
- Sutherland, R. J., & Isherwood, T. (2016). The evidence for Easy-Read for people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Journal of Policy & Practice in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13(4), 297-308. <https://doi.org/10.1111/jppi.12201>
- Inclusion Europe. (2010). *Information for all: European standards for making information easy to read and understand*. https://easy-to-read.eu/wp-content/uploads/2023/01/EN_Information_for_all.pdf
- Turnpenny, A., Caiels, J., Whelton, B., Richardson, L., Beadle-Brown, J., Crowther, T., Forder, J., Apps, J., & Rand, S. (2018). Developing an Easy Read version of the adult social care outcomes toolkit (ASCOT). *Journal of Applied Research in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31(1), e36-e48. <https://doi.org/10.1111/jar.12294>
- Vollenwyder, B., Schneider, A., Krueger, E., Brühlmann, F., Opwis, K., Mekler, E. D. (2018). How to use plain and Easy-to-Read language for a positive user experience on websites. In K. Miesenberger & G. Kouroupetroglou (Eds.), *Computers helping people with special needs. ICCHP 2018. 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 (vol. 10896, pp. 514-522). Springer. https://doi.org/10.1007/978-3-319-94277-3_80